

## 江桥抗战时期省城局势和支前的点滴回忆

麻耀山

1931年初冬，天气逐渐转寒，日寇双翼飞机连续窜入省城上空盘旋侦察。那时中国军队还没有高射机枪，军警就用手枪和大枪射击敌机。在街头巷尾，人们纷纷地议论着战局，省城气氛十分紧张。

我当时在秉彝学校读书（市第三十四中学旧址）。学校组织学生“东山”挖了战壕。所谓“东山”就是校园东边的土岗子。我们的老师脱掉了洋服，换上了长袍，而且叫学生把教科书埋起来。这意思是，日本人即使进了城也呆不长，把书保存好以备将来使用。我记得，埋藏起来的书中有一本《三民主义》，书里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侵略罪行的篇章。省城马巡队在大街上不停地巡逻，维持社会治安。军警督察处，每天数次派人在大街上监督巡察。他们出动时，不是5人，就是7人。后边的一个人带着枪，手捧着“大令”。“大令”上边写着一个很大的“令”字。这物件是木制的，高约2尺，顶部呈尖形，象令剑似的，是权力的象征。前边的4个人或6个人排成双行，身上带枪，手拿“黑红棒”，据说用它执法可以打死勿论。《黑龙江民报》不断地报道着，从前线回来的民工兴奋地传诵着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。有人说，我军勇敢机智地打击着敌人，没有高射炮就把炮身竖起、把炮筒子绑在大树上，将敌机击落下来。

马占山将军率部浴血奋战的事迹，更加激起了市民爱国支

前的热情。

省令公安局一、二、三署的人员，在各路口设岗，征调民工、马匹和车辆。有位外号叫“李傻子”的马车会长，不仅协助当局张罗车马，而且把自己的几匹好马也送到前线。征调的群众的大车，几乎承担着所有的运输任务。群众赶着支前的大车，来往于省城和江桥之间，运送军队、伤员、给养和弹药。至于有支前任务的商家从业人员和齐昂铁路的职工都不在征调之列。他们上街都带着标志，例如各饭馆的人，都佩带黄色袖标，上边写着饭馆的字号，并加盖商务会的方形印章；齐昂铁路的人都佩白色袖标。还有，穿夹鞋、单衣服的人不征，腿脚不好、身体羸弱的不征，“蹲小店”的不征。那时公园关帝庙下坎到博济工厂（现丰恒街广播电台处）有“工夫市”，开设着品三店、裕丰棧等许多小客店，有许多“跑腿子”打零工的“小店瓢子”在那里“偃冬”。他们都未被征调，因为这些人衣服单薄、鞋脚不周整。我叔叔麻相荣也被征调，因为穿的是“靸鞋”，民工的领队特让他回家去换穿棉鞋。军民同仇敌忾，为保卫祖国疆土而并肩战斗。

我记忆最深的，是饭馆为前线蒸馒头、烙大饼的事。这是由商务会组织的，全市的饭馆连煎饼铺都参加了。芙蓉街、永安里一带的饭馆，就有同心园、天一坊、同乐园、富有园、味美斋和美华春等等，都为支援前线做出了贡献。先是所有饭馆都蒸馒头，可以挂幌半营业。饭馆按自己的任务从商务会领出22公斤的小袋面粉，每袋面粉蒸出26公斤馒头。以后用的面粉是大袋的军用“沙子而”。面袋是白斜纹布做的，袋底上有绿色的菱形戳记。再以后挂双幌的饭馆改烙大饼。这时所有饭馆不挂幌，全部停止营业，支前任务也大大加重了，有的饭馆，如同心园，干脆用大板子交叉地把前门钉死，以防影响劳作。由

于战事，平时成队卖炭的“勒勒车”和“柴火”车进不了城，饭馆的燃料因而很缺乏，但是困难都被克服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蒸馒头、烙大饼只是在白天，后来就白天、晚上连轴转。我父亲麻长荣在同心园掌管面案，支前任务加重后，有十多天都没回家。饭馆的师傅们，听说前方将士吃不着菜，烙饼时就主动加上有咸淡、作料的汤油，以使他们吃好打日本。蒸出的馒头和烙好的大饼晾凉后，装在原面袋里交到商务会（有时商务会也到饭馆去收），再装上插着小黄旗的大车，由穿着灰色军服的兵士押车，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。

事情已五十多年，人多物故，仅凭个人记忆写下这个材料。

（刘沛霖整理。摘自《齐齐哈尔文史资料》总第9辑）

## 哈尔葛江桥

刘沛霖

从齐齐哈尔南去，火车过大兴站十几分钟，就驶在了嫩江大铁桥上。从车窗向西南望去，扑入视野的是一带江崖子，高高的，黝黑黝黑的。过了桥，一直延续到火车站，是鳞次栉比的夹杂零星土屋的排排红砖房，这就是新兴的江桥镇了。

震惊中外的1931年哈尔葛江桥战役，就是在这里和隔岸的大兴发生的。

江桥镇在齐齐哈尔南65公里，位于泰来县东北部，北隔嫩江与大兴乡相望，东临嫩江，西连扎赉特旗努文木仁乡，南连胜利乡三合村。嫩江同绰尔河汇流后进入泰来县境，东流并转向东南，拐弯处即江桥镇所在。